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七回 小才女月下論文科 老書生夢中聞善果

話說這位唐秀才，名敖，表字以亨。祖籍嶺南循州海豐郡河源縣。妻子久已去世，繼娶林氏。兄弟名唐敏，也是本郡秀士。弟婦史氏，至親四口，上無父母，喜得祖上留下良田數頃，盡可度日。唐敏自進學後，無志功名，專以課讀為業。唐敖素日雖功名心勝，無如秉性好游，每每年倒有半年出遊在外，因此學業分心，以致屢次赴試，仍是一領青衫。恰喜這年林氏生了一女。將產時，異香滿室，既非冰麝，又非旃檀，似花香而非花香，三日之中，時刻變換，竟有百種香氣，鄰舍莫不傳以為奇，因此都將此地喚作「百香衢」。未生之先，林氏夢登五彩峭壁，醒來即生此女，所以取名小山。隔了兩年，又生一子，就從姊姊小山之意，取名小峰。小山生成美貌端莊，天資聰俊。到了四五歲，就喜讀書，凡有書籍，一經過目，即能不忘。且喜家中書籍最富，又得父親、叔叔指點，不上幾年，文義早已精通。兼之膽量極大，識見過人，不但喜文，並且好武，時常舞槍耍棒，父母也禁他不住。

這年唐敖又去赴試。一日，正值皓月當空，小山同唐敏坐在簷下，玩月談文。小山問道：「爹爹屢赴科場；叔叔也是秀才，為何不去應試？」唐敏道：「我素日功名心淡；且學業未精，去也無用。與其奔馳辛苦，莫若在家課讀，倒覺自在。況命中不能發達，也強求不來的。」小山道：「請問叔叔，當今既開科考文，自然男有男科，女有女科了。不知我們女科幾年一考？求叔叔說明，姪女也好用功，早作準備。」唐敏不覺笑道：「姪女今日怎麼忽然講起女科？我只曉得醫書有個『女科』；若講考試，有甚女科，我卻不知。如今雖是太后為帝，朝中並無女臣。莫非姪女也想發科發甲去做官？真是你爹爹一樣心腸，可謂『父子天性』了。」小山道：「姪女並非要去做官。因想當今既是女皇帝，自然該有女秀才、女丞相，以做女君輔弼，庶男女不致混雜。所以請問一聲，那知竟是未有之事。若這樣說來，女皇帝倒用男丞相，這也奇了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讀書，跟著母親，嬌嬌學習針黹，豈不是好？」過了兩日，把書果真收過，去學針黹。學了幾時，只覺毫無意味，不如吟詩作賦有趣，於是仍舊讀書。小山本來穎悟，再加時刻用功，腹中甚覺淵博，每與叔叔唱和，唐敏競敵他不住。因此外面頗有才女之名。

誰知唐敖前去赴試，雖然連捷中了探花，不意有位言官，上了一本，言「唐敖於宏道年間，曾在長安同徐敬業、駱賓王、魏思溫、薛仲璋等，結拜異姓弟兄。後來徐、駱諸人謀為不軌，唐敖雖不在內，但昔日既與叛逆結盟，究非安分之輩。今名登黃榜，將來出仕，恐不免結黨營私。請旨謫為庶人，以為結交匪類者戒。」本章上去，武后密訪，唐敖並無劣跡，因此施恩，仍舊降為秀才。唐敖這番氣惱，非同小可，終日思思想想，遂有棄絕紅塵之意。

唐敖得了連捷喜音，恐哥哥需用，早已差人送了許多銀兩。唐敖有了路費更覺放心，即把僕從遣回，自己帶著行囊，且到各處遊玩，暫解愁煩。一路上逢山起早，遇水登舟，游來游去，業已半載，轉瞬臘盡春初。這日，不知不覺到了嶺南，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門首，相隔自己家內不過二三里。路途雖近，但意懶心灰，羞見兄弟妻子之面，意欲另尋勝境暢游，又不知走那一路才好。一時無聊，因命船戶把船攏岸。上得岸來，走未數步，遠遠有一古廟，進前觀看，上寫「夢神觀」三個大字。不覺歎道：「我唐敖年已半百，歷來所做之事，如今想起，真如夢境一般。從前好夢歹夢，俱已做過，今看破紅塵，意欲求仙訪道，未卜此後何如，何不叩求神明指示？」於是走進神殿，暗暗禱告，拜了神像，就在神座旁席地而坐。恍惚間，有個垂髫童子走來道：「我家主人奉請處士，有話面談。」唐敖跟著來至後殿，有一老者迎出。隨即上前行禮，分賓主坐下道：「請問老丈尊姓？不知見召有何台命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孟，向在如是觀居住。適因處士有求仙訪道之意，所以奉屈一談。請問處士，向來有何根基？如今所恃何術？畢竟如何修為，去求仙道？」

唐敖道：「我雖無甚根基，至求仙一事，無非遠離紅塵，斷絕七情六欲，一意靜修，自然可入仙道了。」老者笑道：「此事談何容易！處士所說清心寡慾，不過略延壽算，身無疾病而已。若講仙道，那葛仙翁說的最好，他道：『要求仙者，當以忠、孝、和、順、仁、信為本。若德行不修，務求元道，終歸無益。要成地仙，當立三百善，要成天仙，當立一千三百善』。今處士既未立功，又未立言，而又無善可立；一無根基，忽要求仙，豈非『緣木求魚』，枉自費力麼？」唐敖道：「賤性腐愚，今承指數，嗣後自當眾善奉行，以求正果。但小子初意，原想努力上進，恢復唐業，以解生靈塗炭，立功於朝。無如甫得登第，忽有意外之災。境遇如此，莫可若何。老丈何以教我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處士有志未遂，甚為可惜。然『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』。此後如棄浮幻，另結良緣，四海之大，豈無際遇？現聞百花獲愆，俱降紅塵，將來雖可團聚一方，內有名花二，不幸飄零外洋。倘處士憫其凋零、不辭勞瘁，遍歷海外，或在名山，或在異域，將各花力加培植，俾歸福地，與群芳同得返本還原，不至淪落海外，冥冥之中，豈無功德？再能眾善奉行，始終不懈，一經步入小蓬萊，自能名登寶籙，位列仙班。此中造化，處士本有宿緣，即此前進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今承下問，故述梗概，亟須勉力行之！」唐敖聽罷，正要朝下追問，那個老者忽然不見。連忙把眼揉了一揉，四處觀看，誰知自己仍坐神座之旁。仔細一想，原來卻是一夢。將身立起，再看神像，就是夢中所見老者。因又叩拜一番。

回到船上，隨即開船。細想夢中光景，暗暗忖道：「此番若到海外，其中必有奇緣。惟百花不知因何獲愆？畢竟都降何處？為何卻又飄流外洋？此事虛虛實實，令人費解。好在我生性好游，今功名無望，業已看破紅塵，正想海外暢游，從求善果，恰喜又得此夢，可謂天從人願。適才夢神所說名花二，不知都喚何名，可惜未曾問得詳細。將來到了海外，惟有處處留神，但遇好花，即加培植，倘逢仙緣，亦未可知。此時且去尋訪妻舅。他常出外飄洋，倘能結伴同行，那更好。

於是把船攏到妻舅林之洋門首。只見裡面挑發貨物，匆匆忙忙，倒像遠出樣子。原來林之洋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，寄居嶺南，素日作些海船生意。父母久已去世。妻子呂氏。跟前一女名喚婉如，年方三，生得品貌秀麗，聰慧異常。向日常坐海船跟著父母飄洋。如今林之洋又去販貨，把家務托丈母江氏照應。正要起身，忽見唐敖到他家來。彼此道了久闊，讓至內室，同呂氏見禮。婉如也來拜見，唐敖還禮道：「姪女向未讀書，今兩年未見，為何滿面書卷秀氣？大約近來也學小山不做針黹、一味讀書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心心念念原想讀書。俺也知道讀書是件好事，平時俺也替他買了許多書。奈俺近年多病窮忙，那有工夫教他！」唐敖道：「舅兄可知近來女子讀書，如果精通，比男子登科發甲還妙哩！」林之洋道：「為甚有這好處？」唐敖道：「這個好處，你道從何而起？卻是宮娥上官婉兒起的根苗。此話已有餘年了。舅兄既不知道，待小弟慢慢講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